

觀，因此讓舖橋者去過過自己舖的橋，去和大多數的過橋者接觸，也許不失為未來一年的方針之一。

從小就怕過生日，不是不喜

歡吃豬腳麵線，而是很怕訂定新希望，此時《牙橋》要過「度晬」，此刻的心情，矛盾複雜，就像個「囡仔卜轉大人」時的感覺，充滿了幻想、希望、矛盾與衝突

，但是我相信，《牙橋》的被肯定就像個囡仔學走路一樣，「會行行晬一，袂行行晬七」，是慢慢的代誌。

作者／牙橋雜誌 總編輯

牙橋的信望愛

石公燦

當《牙橋》創辦之初，誰都認為大概又只是四版或八版的北醫校友會內聯誼性刊物——若論學術性，偶而發表個臨床心得或論文選摘，已屬難能可貴；若論可讀性，或許一篇嬉笑怒罵、令人噴飯的牢騷文章，足堪回味無窮了；若論震撼性，也許是專屬於牙醫師的潛在自卑感，誰也不敢奢望。但是，誰都沒有想到，天掉下來一筆財富——林錦榮醫師樂捐了一百萬元，不啻天降甘霖，於是施文儀醫師、嚴鴻鈞醫師、方隆琦醫師如魚得水般地猛幹實幹了一番，《牙橋》份量一期一期逐漸增加，終至今日之局面。如果說《牙橋》有些小小的成就，以上諸君該在大功勞簿上記上第一。

時序進入一九八九年，原任編輯主委的嚴鴻鈞君往南部高就，無法常回「總部」與大伙兒一起負擔編輯工作，此時也正值筆者原任公關主任的工作一籌莫展，毫無成績可言之際，於是在社會長的授意之下同意對調工作。正如施文儀君對筆者的形容——「神經大條」，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況下此工作後，才發現原來編輯工作是如此艱鉅而壓力沈重

。幸而，校友會裡面人才輩出，蕭棟銓醫師、滕起民醫師、莊世昌醫師、許訓銘醫師……等等（族繁不及備載）紛紛拔刀相助，才不致使冒充內行的筆者出醜。在幾次編輯會議研究之下，決定給《牙橋》改頭換面，加上外套更像「雜誌」——每期一次的「封面故事」朝尋古訪幽的方向進行，在追尋牙醫文明史的同時，兼顧深度與趣味性地借古諷今，以期在每一則與牙科沾上邊的歷史故事裏，發展出深沈自省的牙醫文化。就這樣，每月一次的壓力，逼得長期在資料堆裏鑽研的蕭棟銓君，血壓屢屢超出警戒線。

「大家談」原本是設計為苦悶壓抑的牙醫同仁一吐心聲的公開園地，但不知是宣傳不夠、編輯委員邀稿不力或是同仁實在是業務繁忙以致惜墨如金，吝於賜稿，撰稿者老是幾名編輯委員及主筆羣在自編、自導、自演，如此難收言論統一之效，但在缺乏著眼點、多角化之餘，無法廣開言路，實不可不謂一大憾事也，所以藉此周年慶特刊，再一次誠懇邀請有心提高牙醫環境品質的同仁們踴躍賜稿，不管正反意見，本刊將一本平衡報導的原則，

盡量披露。

休閒活動是一位現代牙醫師紓解工作壓力的重要生活環節，所以從兵馬俑、馬拉松路跑、鐵人三項、飛行傘……等等，我們不斷地介紹比較獨特的休閒生活，讓大家知道牙醫師工作外的另一面，也讓大家的思維暫從方寸大小的診療所釋出，直朝無限擴展的湛藍天空奔放，再一次懇求，此專欄也是需稿孔急的一欄，希望休閒生活較特殊的牙醫同仁們，勿忘有福同享與大家分享罷！

另外，我們特別情商專家執筆，每期不計成本地以彩色印刷，逐次介紹刻陶、彩瓷等高品味藝術，無非是想不揣淺陋與為數不少熱愛藝術的牙醫同仁共同切磋，共享精緻文化的精髓，其實每一位牙醫師在骨子裏或多或少都是一位藝術家，您說不是嗎？

學術專欄是我們的遺孀，在呂炫堃醫師的召集下，諸位Section Editors以深入淺出，寧缺勿濫的嚴謹作風，陸陸續續地發展著各種研究心得與新知報導，我們相當感謝各位賜稿者以毫無保留的態度來灌漑此園地，我們以戰戰兢兢無限敬畏的心情期待此專欄之公信化與權威化。對於支持這一切得以實現的觸角敏感之優良廠商及廣告客戶，我們也藉此一併謝過，希望諸君鴻圖大展，事業順利。

每為編、審、校、排的工作

一直進行到隔天東方既白的時候，不管體力多好，毅力多強，編輯老爺們一定會興起「何苦來哉」的慨歎；但是每每想起台灣醫界的種種問題已到「除此一步即無死所」的地步時，除非在短期內儘快理出鉅大的突破，否則情況必然日益惡化。背負著「舍我其誰」的使命感，我們認為欲達此目的，絕非綁手綁腳百般束縛

的公會或學會等「官方刊物」所能達成，所以再辛苦我們也認了。或許陳義說過，或許流於高調，我們不敢期待震聾發聵，我們只希望讓許多有理想有原則、孜孜矻矻日復一日在工作崗位上辛勤奮鬥的牙醫師們能體會到，就如史蒂芬史匹柏在電影「第三類接觸」中的結語——「我們並不孤獨（We are not alone）！」

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第13章第13節：「然而，信心、盼望，和愛這三樣是永存的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愛。」其實我們最衷心期望的是這一切的努力能轉換成對世人，對病人以及對牙醫同仁們的愛心。所以無論如何，請大家一起繼續鞭策，讓此刊物繼續前進罷！

作者／牙橋雜誌編輯主委

憶牙橋・似心橋

許獻忠

人跟人之間有一座橋，我們稱為「心橋」；

牙跟牙之間搭起的橋，我們稱為「牙橋」；

「牙橋」溝通了你我間的感情，溝通了海內外的心靈；提供專業學術性的文章，也顧及業餘性的論調；

串起了廠商、醫師的關係，

串起了醫師、病人的關係，

這是一本具專業性、時效性、爭論性的刊物，

我非常喜歡他，

我希望您也喜歡他，

我願意播種他

我期望您也播種他

但願他每天都能成長，成為你我間的「心橋」。

作者／牙橋雜誌社務經理

轉變令編輯羣訝異；牙醫界的支持者漸增，閱讀者日眾，廣告廠商的贊助，在在使這本雜誌逐漸站穩腳步；隨著這些回響的到來，編輯部亦感到無比的壓力。前些日子在編輯會議裏，總編輯施文儀提到牙橋雜誌若撰有工作日誌，就可為它的歷史作記錄，提供給後來者參考；不過從每期牙橋出刊前的壓力與出刊後的喜悅，從催稿孔急到打字排版編輯印刷後，一篇篇具可讀性文章出現在牙橋上時，牙橋的日記已留在他本身，當然身為雜誌之主編的我，記憶是最深刻；誠如許訓銘學長所言「編刊物的有志之士都有一個通病，就是永遠在求好求多，求新求變」，「這種心態造成的結果就是膨脹」，的確牙橋的內容逐漸在膨脹，編輯羣的求好心切是認為牙橋界需要一本能表達牙醫師心聲的刊物，在目前新舊交替、迫切要求改革的牙醫界裏，一本具評論性，能自我要求的刊物是必須的。

值牙橋慶週年的此時，我想之所以會如此投入去經營這本刊物，為牙醫界造歷史的使命是我們最大的目的！當然刊物的傳承是必須的，讓我們期待後來者有更大的發揮吧！

作者／牙橋雜誌主編

期待牙橋成為牙醫界的造史者

方隆琦

對於牙橋雜誌的成長、茁壯，其過程的複雜與機緣助力之巧合，今日想來，固然與編輯羣的努力有關，但若無適時而來的外援，牙橋是很難有今日的面貌；而牙橋的美術編輯魏素貞小姐及

顧問蕭棟銓醫師正是使牙橋有今日外貌的最大功臣。

由一位從「牙橋」的命名、組織、創刊、到正式登記為雜誌發行，翌年將會訊套上彩色封面故事包裝的全程參與者看來，它的